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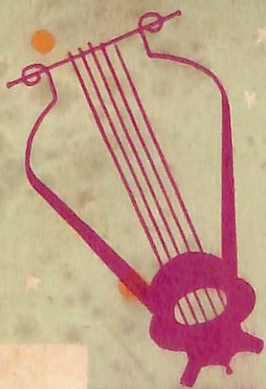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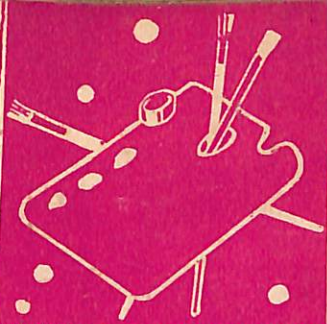
選說小篇中叢文風焦

獵

虎

者

黃品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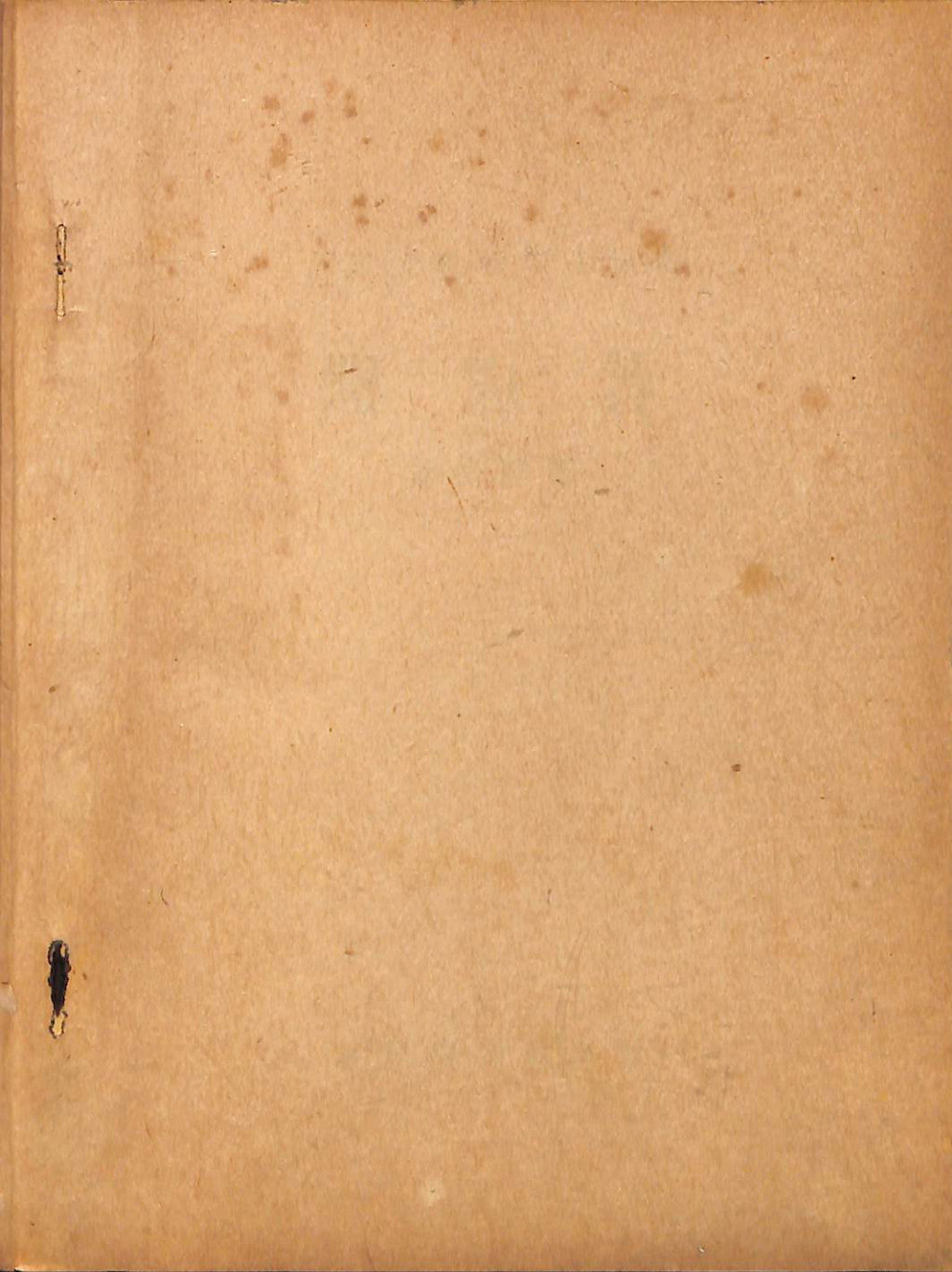


蕉風文叢中篇小說選

獵 虎 者

黃思騁 著

蕉風出版社 出版



在馬來亞，如果你的年紀稍大一點，一定會聽到過十七年前的一則引人注意的新聞。這則新聞的主角，是一個擁有兩千三百畝樹膠園，一座錫鑛場的大老板趙正暘。新聞的內容說到他和幾個朋友去獵虎，結果却被老虎獵去，只留下了一條左腿和一副內臟。這則新聞本來不奇特，可是因為主角是個千萬富翁，生活非常安樂，這就增加了新聞的價值。不過凡是一樁新聞，不論在當時如何哄動，到頭來依然變成事過境遷，漸漸成了歷史陳跡。

現在，十七年過去了，趙正暘的兒子已經成了一個二十四歲的英俊少年，享受着父親的遺蔭。從外貌上看，趙世琪酷肖他的父親，不果比他父親長得更高大一些，鼻樑也更挺一些。此外，有一頭微微捲曲的頭髮。從性格上說，他也很像父親。他父親當年用拳頭打地盤，在別人的刀尖下勇敢得像一頭獅子，而且憑這一點創下了基業。趙世琪雖然用不着像父親一般打天下，但內在的性格還是一樣。在一年之中，他總要找機會試一試他的拳頭。除此以外，他是驕傲的，自負的，固執的，以及玩世不恭的。

他在學校裏時成績不佳，只能勉強在中學裏畢了業。後來雖然進了一家不著名的專科學校，但不到一個學期就退學了。離開學校以後，他沒有正正經經幹過一件事，成天都與一批尋歡作樂

獵者

的朋友在一起，開着一架美國大型車招搖過市。他們經常出入舞榭歌場，與那些賣弄風情的女人鬼混，打情罵俏。因為這個緣故，差不多整個吉隆坡的消遣地方的老板和女傭員，都把他當成一個財神看待，每天都要彎着身子迎接他，又彎着身子送他出門。

像這樣有錢的一個單身男子，少不了會引起許多女的癡心妄想。而趙世琪呢，從來沒有專心地愛過一個女人。在他的意識中，愛情是不值得化費精神的。因此包圍在他周圍的三十六個可以舉出名字來的女人，只能在閨房裏作她們的好夢了。從心理學上說，一個沒有甚麼家產，生性拘謹，缺乏女性傾倒的特點的男人，往往會抓住一個女人就死心塌地愛她，好像守財奴得到了意外財一般。趙世琪既然不是這樣的男人，當然不會對愛情看重。此外，他還有自大、固執和悲觀的性格。這種性格的造成，與他幼年時代所遭遇到的一樁悲慘的意外頗有關係。

二、

有一天，他同幾個朋友兼跟班，到一家夜總會裏去捧一位歌女的場，因為喝醉了酒，當場與另一批脂粉客打起架來，一時杯盤橫飛。他的那批朋友害怕坐牢，所以在警察到來之前溜走了。趙世琪因為被一個酒瓶擊中，足足在地上躺了半個小時，等他醒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散去了，只有舞廳經理愁眉苦臉地站在那裏。



……時小半了躺上地在足足，中擊瓶酒個一被琪世趙

「你沒
有報警嗎？」

「趙世琪說

。」

「趙先
生，你是有
面子的人，
我怎麼會報
警呢！」經
理說。

「好吧
，今天晚上
一共有多少
損失，請你
點計一下，

明天打電話告訴我。」

他駕着車回家的時候，雨下得很大，而他的一隻眼睛又受了傷，看不清面前的道路。在中途上，他的眼睛被迎面而來的一架汽車的車頭燈一射，他的車就衝到路旁的斜坡下去了。

趙世琪在醫院裏足足住了十八天，醫生才准許他回家休養。那一天，幾個朋友來探望他的病，都被他疾言厲色地趕了出去，他說：「你們幹得很好，居然在那種情形之下溜走。我父親當年就有過像你們這樣一批酒肉朋友，所以他死得慘。」

在以後的一箇月中，他成天躺在大樹下的臥椅上，受傷的左腿擱在低檯上面，他生活得很寂寞，終日只能聽聽樹上的小鳥啼叫，或者拍死幾個蒼蠅。

在那一段日子中，惟一在他腦海裏縈繞着的，是一個有趣的哲學問題。不知甚麼緣故，他常常想起他父親，同時又想起他那種不尋常的死法。他想研究出爲什麼在那麼多的消遣之中，他的父親甚麼也不選擇，偏偏選擇要去打老虎。他想表現他的生命力呢？還是認爲生活過份平淡？他想了千百遍，却得不出一個結論來。後來，他被這些念頭弄得非常悲觀。他認爲在一切動物之中，人類是屬於孱弱無能的一種。世界上的一切動物，造物者差不多都賦予牠一種自衛的武器；獅子、老虎和豹有牠們的尖牙和利爪；鱷魚有牠們的利嘴和堅甲；斑馬有兩條足以踢死獅子的後腿；牛和鹿有牠們的角；刺有牠們的尖刺；黃鼠狼有牠們的救命屁……即使是一只蝸牛，也還有個



……上椅臥的下樹大在躺天成他，中月個一的後以在

甲殼可持。只有人，一無利器，處於弱者的地位。他想着諸如此類的問題，心中就感到不樂。有一天，他從午睡中醒來，就把女傭阿香叫來，說道：「阿香，你把我的獵槍搬出來。」

不多一會，各種形式的獵槍都放在他身邊的兩條長檣上了，一共是十四枝。在這些獵槍之中，有五枝是他父親遺留下來

的，其中一枝頗有歷史價值，因為他父親被老虎噬去那一天，他手上拿的正是那一枝槍。另外的九枝槍，有的是他自己買的，有兩枝是膠商贈送的，有一枝則是一個英國獵虎專家在馬來亞獵得二十八頭老虎以後出售給他的，槍柄上至今還刻着二十八顆星。其中最為趙世琪所喜愛的那一枝，是德國一家名廠出品的貨色，很新型，很輕巧，能連發四彈。這枝槍雖沒有用來打過猛獸，但却打死過兩頭野豬和一隻山羊。趙世琪喜愛這枝槍的理由之一，是因為它能連發四彈，對於射擊技術較差的人，不啻多了一重保障。他甚至相信，如果他父親當年出去獵虎時能有一枝這樣的槍，說不定不會喪生在老虎的爪下了。

趙世琪當下就把那幾枝獵槍取起來，仔細地查一查槍筒和扳機。他發覺其中幾枝因為長久不會使用，槍筒裏已經長了鏽。他玩弄着那幾枝槍，向着樹幹瞄準，腦海裏幻想着有一隻老虎正在向他撲來。

這時，他家的老僕人阿堂回來了，肩上抗着一個大麻袋，他一見少爺在那裏玩槍，便停住脚步說道：

「少爺，你怎麼又玩槍啦，讓太太看見了又會不高興的。」

趙世琪把正在瞄準的槍放下來，大聲地斥責道：「你別管我——等一會替我擦槍！」

阿堂搖搖頭，就轉到屋後去了。

趙世琪玩好了槍，把它們放在一起，獨自沉思起來。他一向認為他的父親是個了不起的男人，能在艱難的環境中白手成家。他惟一失敗的地方，就是交友不慎，個個都臨陣脫逃。此外，那粒該死的子彈也誤了他，在這樣緊急的時候居然爆發不出來。

他正在想着時，他的母親出現在他的面前，用憂愁的神色望着那些獵槍。在她的心目中，獵槍是不祥的東西。她過去曾經將丈夫留下的幾枝獵槍，鎖在一間永不開啓的房間裏。可是等到兒子長大以後，那幾枝槍却被他找出來了。後來，她更發覺兒子有着與父親一般的嗜好的時候，就不免有些擔心起來。

「阿琪，你拿槍出來幹什麼？」她說。

「我想出去打一次獵。」

「你今年不是出去打過獵了嗎？」

「我還想出去一次。」

「這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根本不愛吃那些獸肉。」

「我想出去玩一趟，住在家裏太氣悶了。」

「過些日子再去吧，我找幾個老打獵的人陪你去。」

趙世琪一聽這句話，好像受了重大的侮辱一般，從臥椅上跳起來，說道：「我決不找他們，

獵虎者

我會照顧我自己的！」

趙太太把手扶在椅背上，傷心的幾乎要哭出來。這時候，趙世琪心裏又感到歉疚起來，跛着一條腿走到母親的身邊，低聲下氣地說道：「媽，你不要難過，我這幾天心緒不好。」

他的母親伸出一隻手來，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說話又不曾說出來。趙世琪望着她，腦海中浮現着一個問題，想趁這個機會說出來。

「媽，爸爸如果不是那粒子彈出了毛病，你說他會活着嗎？」

「我不知道，有誰敢說這句話呢！」

「我相信他一定會活着，他一生都沒有失敗過。」

趙世琪有志獵虎，並不是現在開始的。早在他父親被虎噬死的那一天，他就立志要替父親報仇了。他愛好各種玩具槍，常常把家裏的那條鬆毛狗當成老虎，追來追去打牠。進了中學以後，他經常到娛樂場所用電槍練習打靶，一玩就是一個下午。十九歲那一年，他更不願母親的反對，到處收購獵槍。因為這個緣故，他的射擊有着相當優異的成績，在愛好狩獵的一羣中，頗有一點小名氣。現在，他要實現他的志願了。他要證明他父親之死，不過是一種意外，一個百萬分之一的差錯。一個崇拜父親的人，必須替父親洗雪恥辱，來保存他一生的英名。只有他能夠證明他父親之死，是一個悲慘的意外。這樣，他就決定去獵虎，地點是他父親喪生的地方，時間是他的左

腿復原以後。

二、

這是一個晴朗的早上，趙世琪準備好兩枝獵槍和兩個背包，然後跑去對他的母親說：「媽，我要到朋友家裏去打野鴨，如果那地方好玩，我說不定會在那邊多留幾天。」

趙太太好像有什麼預感似的，張惶失措地說道：「你一個人去嗎？」

「不，還有膠園管工的兒子。」

「他在什麼地方？」

「哪，他不是來了麼。」

趙太太一回頭，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笑盈盈地走過來，身上穿着一件有花格子的褲襯衣，一條灰色的長褲，腰上挂着一把有鞘的刀子。趙太太一見他的面，就回憶起她從前曾經見過他一兩次，都是跟着他父親來的。趙太太一時無話可說，只得央求着兒子說：

「阿琪，你答應我不去打老虎，除非由我來安排。」

「媽，我不會去打老虎的，要不然怎麼會兩個人去呢！」

那兩隻德國種的棕色白花獵狗，已經餵的很飽，正在主人的腳邊轉來轉去。這兩年來，牠們

都養尊處優，飽啖牛肉，所以看起來很壯健，好像牠們本身就能與老虎決一下雌雄似的。

趙世琪和母親分別的時候，情形有點黯然，因為彼此都有些不能明言的心病。

他們坐上那架大型汽車以後，把獵狗放在後面的座位上。這兩隻狗就各自佔據了一個窗口，開始作人格化的旅行了。

膠園管工的兒子阿才很得意，臉上有一種掩飾不住的興奮表情，連他頭上的那頂破鴨嘴帽看來都有點生氣。趙世琪與阿才相識，是在三年以前，原因是爲了趙世琪酷愛吃榴槤，常常托他找一些好的榴槤。因爲這個緣故，他們就變得很親密了。

趙世琪一面用每小時六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彭亨州疾駛，一面問阿才道：「阿才，你父親知道你是出來打老虎的嗎？」

「他不知道，要不然他就不會讓我來了。」

「你心裏害怕嗎？」

「我並不怎麼害怕。」

「爲什麼？」

阿才遲疑了一會，回答說：「因爲我想到你的命比我的值錢得多，你既然不怕，我還怕什麼呢？」

趙世琪覺得他回答得很天真，便不再繼續問下去了。隔了不到半個鐘頭，這個單純的孩子居然睡着了，而且鼾聲大作。

他們在路上走了三個半小時，到了下午一點多鐘，來到彭亨州一個名叫桑利的小鄉鎮。這就是趙世琪的父親趙正陽在十七年前喪生的地方。那時候，這裏簡直是猛虎爲患，每到下午五點過後，來往在公路上的汽車，往往會遇到攔路的老虎，像家畜一樣在那裏遊蕩着。

趙世琪在附近一家小店的前面停了車，托一位客家老太婆替他照看，然後在附近的一家小吃店裏吃些難以下嚥的麵點，灌一肚子水，就問一位四十多歲的店老闆道：「老闆，從這裏往森林裏走，是否還有落脚的地方？」

老闆略一沉思，說道：「如果你朝東南方向進去，不到三英里的地方，住着一個蒲田人，他在那裏有一間亞答屋。」

「他肯讓我們留宿嗎？」

「沒有問題，他是個心腸很好的老年人。」

「我們要怎樣才能找到他的住處呢？」

老闆在抹布上擦了擦油膩的手，就轉到店子的後面去，指着一片膠林說道：「你們打從這裏進去，不要改變方向，在見到一座小山的時候，就向右手轉過去，再朝東走，那裏就是他的亞答

屋了。」

趙世琪向着膠林看了一下，發覺那地方並無路徑，正在尋思，老關又說話了，他說：「看樣子你們是來打大野貓的吧？」

「是的，最近有人見過老虎沒有？」

「怎麼會沒有呢，沒有老虎就算不了彭亨州。就在一星期以前，我們這裏就被牠拖去了一條大牛。」

四、

趙世琪聽了這番話，重新把背包放下來，將二號子彈放進槍膛，又仔細檢查一遍，然後背上背包，辭別老關進入膠林去了。

在沒有路徑和辨不清方向的叢林裏走路，難免要兜些圈子。他們足足走了五十分鐘，才在一座樹膠林的旁邊，找到了那間亞答屋。從它的外貌看來，似乎是很窮苦的人住的。趙世琪將背包放下來，然後朝着敞開的門冒叫了幾聲。隔了一會，有一陣熟悉索索的聲音從附近的灌木叢裏傳出來，趙世琪正要警戒起來的時候，一陣咳嗽的聲音傳過來了。隔了不到半分鐘，一個老頭子從一堆矮樹林裏鑽出一個頭來。趙世琪定睛看時，發覺這位老年人已經很老了，滿臉都是皺紋，頭

髮和鬍子也灰白了，可是精神似乎還很健旺。他穿着一件髒得辨不出顏色來的汗衫，一條灰黑色的唐裝褲，腳上沒有穿鞋子。他一見這兩個不速之客，頗有點驚奇的样子。隔了一會，他才笑着走近來，並且問道：「兩位是在這裏迷了路吧？」

「不，老伯，我們是來找你的。」趙世琪說。

老年人作出不信的樣子，問道：「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呢？」

「我們是來打獵的，大概要三五天的時間，所以想在你家裏住幾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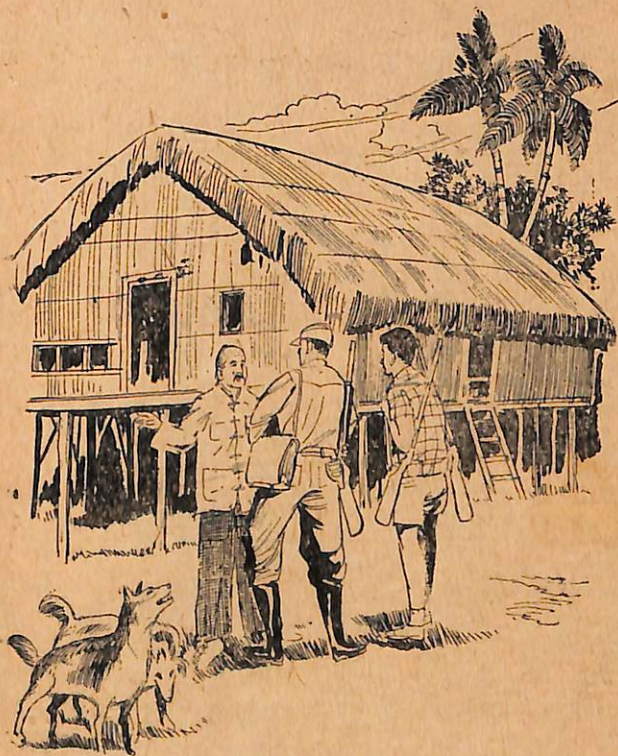
老頭子正在猶豫的時候，忽聽得附近的叢林裏傳來一陣驚惶的叫聲。

「爸爸，野豬，野豬！」

趙世琪立刻把槍取下來，警戒地望着聲音發出的方向。劉老頭還來不及跑過去看看，一個穿着花布短衫褲的少女已經在矮樹林的入口處出現了。她一眼看見門前站着兩個陌生人，便竭力地鎮定下來，可是臉上還是帶着一種慌張的神色。她有一股鄉下姑娘的質樸的美，頭髮很自然地垂在肩上。沒有脂粉的臉上，充分流露出自然的美。她還沒有說話之前，趙世琪提着槍急沖沖走過去，問道：「野豬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蕉園裏。」她向着後面指了一下。

趙世琪衝進矮樹林，把樹樞枝擦得沙沙地響。他在那一帶地方搜索了一下，並不見有野豬的



「你們在這裏住，沒有問題，我是只」

「沒有東西吃。」

踪跡，就回來了。當他走出矮樹林的時候，看見那個少女已站在大門邊，手上拿着一個籃子。

劉老頭站

在水槽邊洗手，看見趙世琪走近，便笑着說道：「這位是趙先生，這
是小女惠霞。」

惠霞忸怩地點了點頭，就轉身進亞答屋去了。

劉老頭走到趙世琪的身邊，遲遲疑疑地說道：「你要在這裏住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我們沒有好的東西吃。」

「有什麼就吃什麼好了，我們自己也帶着一點乾糧。」

「只要你們不在乎吃的就好了。」

談到這裏，老年人就邀請他們到屋子裏去休息。這是一所擁有四間小房的亞答屋，裏面的木板已經舊得發黑，人行走在上面就會發出吱吱格格格的聲音。老年人陪他們到一間比較整潔，光線也比較好的房裏，然後以一種歉然的口吻說道：「這間房給你們休息吧。」

「老伯，你住在這樣荒僻的地方怎麼過活呢？」

「只要有土地，生活還不簡單麼。我在這裏有一大塊香蕉園，一塊花生地，另外還有三英畝膠園，這樣就够我生活啦。」

趙世琪向四壁看了一下，發覺房裏沒有床，也沒有桌椅，惟一的傢具就是兩張低凳子。他把背包放在近窗口的地方，順便望一望窗外的景色。

「你們可以在前面水槽裏沖個涼，」老者說：「我每天要到半里路外面去挑水，所以水不多。」

他們放好了獵槍和背包，就到進門的那一間房裏坐。那裏是老頭睡眠的地方，因為地板上鋪着一條席，床邊有一盞油燈。在一邊的牆上，放着一些農具和什物。

他們在板檯上坐下以後，趙世琪說：「老伯，你貴姓？」

「我姓劉，」他說：「我住在這裏久了，幾乎連自己的姓都記不起來了。」

「你常到城裏去嗎？」

「大城市許多年沒有到了，小城市也要一兩年才去一次。我沒有甚麼重要的事到城裏去。有人到我這裏來買香蕉和花生的時候，我就請他們帶些我所需要的東西來——他們辦得到的。」

「老伯，從你的談吐聽來，好像讀過幾年書。」

「我進過中學，那是年輕時住在檳城的時候。」

沉默了片刻，老者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煙葉來，一面捲一面問道：「看情形你們要在這裏打獵，是嗎？」

「是的，不知道這裏現在還有猛獸沒有？」

老人停住捲煙的動作，思沉片刻，然後遲疑地說道：「猛獸是有的，不過你們去幹這種危險的事，究竟有甚麼好處呢？在你們的生活中，還有許多別的刺激可找，絕對用不着來打老虎。你們決不是像愛斯基摩人那樣需要靠打獵來作食物，也不是像西伯利亞人那樣剝下獸皮來賣錢。」

。你們到這荒涼的森林裏來，只是像西班牙人鬥牛，印度人弄蛇一樣，找些刺激罷了。」

趙世珙聽了這番話，心裏有些不痛快，不過他們還是順着他的意思說道：「老伯，你說得不錯。」

老者接着說：「我們在這裏和平共處，誰也不侵犯誰。如果一旦有人冒犯了牠，我在這裏也過不成安寧日子了。在猛獸的眼光中，對人都是一體看待的，牠分辨不出冒犯牠的是誰。」

「照這樣說來，這裏附近就有老虎出沒了？」

「是的，牠們簡直就懷我的鄰居，每隔幾天就會打從我的門前經過。」

「牠們不會傷害你嗎？」

「牠們在森林裏有許多食物，爲甚麼要選中我這幾塊老骨頭呢？」

「我相信牠們有一天會害你。」

老人笑起來，露出幾個零零落落的牙齒，回答道：「牠們只是到門前的水槽裏喝水罷了。如果牠們真想吃了我，天天都有機會的。我有幾次在膠林附近的山脚下遇到牠們，也只是站下來望我幾眼而已，並不比一條牛更可怕。」

趙世珙邁頭去望一望阿才，發覺他正在一本正經地聽着，臉上帶着一種孩子聽故事那樣的表情。

「世界上除了人自己以外，很少有別的動物會侵犯我們的。」老人接着說：「如果你們在森林裏多住些日子，就會知道動物很少有同類相殘的事。老虎與老虎相遇的時候，只是露一露牙就走開了。」

「老伯，像你這樣一個有學識的人，根本用不着跑到這麼荒僻的地方來生活。我相信假如你留在城裏的話，一定能幹出一番大事業來。」

老頭吸着煙葉，微微地笑着說：「我有我的人生觀。當我年輕的時候，也一度是個好勇鬥狠的人。我曾經爲了替朋友爭奪錫鑛，把刀子插在一個人的胸口。後來當我明白鑛苗屬於這個人和那個人，對社會並無甚麼兩樣的時候，我忽然覺得那個人死得很冤枉。那個被我殺死的人，我並未去打聽他的身世。不過我相信他也有父母，妻室，甚至兒女。他享有人間的一份溫暖。他出來賣命，說不定只是一時缺少錢用而已。」

「那是在什麼地方呢？」

「金寶。」

「是靠近雙秀峯的那個鑛場嗎？」

老人把目光停在趙世琪的臉上，眼角的皺紋聚集起來，說道：「你對那地方很熟悉，你是金寶人嗎？」

「不，那是我父親開採過的錫鑛場，不過六年前已經開採完了，只剩下幾個池塘。因為老伯提起打死人的事，我就懷疑是那個鑛場。」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叫趙正陽。」

老人驚訝地望了他好一會，然後低下頭來，說道：「他是我的至交，我們從小在一起長大，親密得像兄弟一般。我會替他出過力，爭得那個錫場。可是自從他發了大財以後，我們的關係就疏遠了。」

「啊，原來是劉世伯，」趙世琪說道：「你為什麼要住到這樣的地方來呢？」

「我並不覺得這地方有什麼不好，我享受着我的人生。」

「劉世伯，如果你現在需要我幫忙——」

趙世琪的話還未說完，老人就打斷了他的話說：「不，不，金錢能幫助人的地方並不多。」這一下，大家的心裏都開始沉重起來。午後的陽光透過樹林，照射在門前的空地上。森林是靜悄悄的，只有蛙樹蟲在尖聲地鳴叫。微風從門外吹進來，帶着樹林的氣味。這樣大概沉默了五分鐘之久，老人又繼續說下去。

「你父親這幾年來好吧？」

「劉世伯還不知道嗎？他在十七年前已經死了。」

「他活得不算長命——他是怎麼死的呢？」

「他是在打獵的時候被老虎噬去的。我這次到這裏來，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哦，他在什麼地方打獵？」

「就在這裏附近。」

老人皺着眉頭思索了一會，忽有所悟，說道：「我曾經聽別人提起過，說是一個有錢的膠園主人被老虎吃了，只留下一條腿子。」

「是的，那就是他。他後來把錫礦上賺到的錢投資在膠園裏了。」

老人輕輕歎口氣，臉上有一種不勝悽苦的表情。隔了一會，他說：「你母親好吧？」

「她很好，不過近年來也很多病。」

「她一定是個好母親。」

「是的，她很疼愛我。」

老人微微點了下頭，便落入一個回憶裏。大約在三十七八前年，趙世琪的母親曾經是他的戀人。他當時因爲沒有錢，所以把婚事就擱了。而她呢，是個出衆美麗的女孩子，又是茶室老板的女兒，有許多年輕人覬覦她，但她對他的愛情却始終如一。後來，等到趙正暘得到那個礦場的時

候，她終於改變了意志，嫁給趙正陽去了。他在一氣之下，就跑到新加坡去教書，並且在那裏同一個窮苦的女孩子結了婚。幾年以後，他回到馬來亞來，在好幾個城市裏謀生。直到三十七歲那一年，他厭棄了城市生活，就帶着妻女，找到這塊闕無人跡的地方來墾荒和種植樹膠。他本來可以成爲一個很有錢的膠園主人，但他看看生活已經足以溫飽，便不想再開墾附近的荒地了。

「劉世伯，你可以陪我們到附近看看嗎？」趙世琪說。

老人驚醒過來，朝外面看一看太陽影，說道：「我陪你們去看看也好。」

他們一齊向着森林裏走，這地方樹林不算密，稀薄的陽光可以從樹叢中照下來。老頭子一面走，一面同他們談談森林裏的情趣。一會，他們已經來到一處窪地上，老人忽然站住了，指着地上對趙世琪說：「看，這不是很新鮮的腳印嗎？牠大概不出三天以前就到這裏來過。」

趙世琪朝地上一看，發覺水窪邊有一個像盤子那樣大的爪印，不覺打了個寒噤。

「劉世伯，你住在這裏不覺得害怕嗎？」

「不，牠們是非常友善的，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牠們連我的家畜也沒有來傷害過。有一次牠抓去了我的一頭狗，那是因爲牠沒有躲起來的緣故。倒是六前年的那一次，有十六個人跑到這裏來，把我的幾斗米和十多隻鷄一起拿走了，臨走連謝謝也不說一聲。」

他們在附近走了一下，就回到家裏來了，趙世琪和阿才就站在門前的水槽邊沖涼，老人到後

園去採些木瓜和香蕉。

「阿才，你在這裏覺得害怕嗎？」趙世琪問。

「我現在好像有點怕了，我覺得牠們好像就在附近的樹叢裏伺候我們似的。」阿才說話的時候，向四周瞥了一眼。

「不，你千萬不能這樣想，要不然你到時就會舉不起槍來了。」

「我舉槍也不見得能打中牠呀。」

五、

晚餐桌上，惠霞做了四個菜招待客人，劉老頭也把自己釀的椰子酒拿出來饗客。吃過晚餐，他們又圍着一盞煤油燈談天。這盞煤油燈的燈罩上積着黑煤，好久沒有抹擦了，光線很暗淡，連房裏的板牆看來也模糊不清。當他們把話題轉到出獵的時候，老人的表情總有點不愉快，他說：「自從我到這裏來以後，老虎已經是第三代了。其中作為祖母的那一隻，曾經受過槍傷，成了一隻跛腳虎，對人類特別仇恨，見人就追逐，有兩個割膠工人就死在牠的爪下。」

「劉世伯，這裏有很多老虎嗎？」

「不，野獸不喜歡大家庭制度，牠們到了能自立的年齡，就各自找新的領土去了。牠們都喜

歡有自己的家。」

「老虎住的地方有甚麼特點沒有？」

老人望了他一眼，說道：「你不知道這些，怎麼能出來獵虎呢。老虎選擇居處，有一貫的作風。牠們永不住在樹林下面，據說是因為厭惡鳥糞。牠們住的地方，普通總是有山岩和茅草的地方。」

「在附近出沒的老虎住在什麼地方呢？」

老人向着西面的牆上指了一下，說道：「在這邊一座小岩山上面。」說完這句話，他又加上按語道：「牠們實在是我的好鄰居。有牠們在這裏巡夜，猴子就不敢來蹂躪我的香蕉園，野豬也不會來掘我的花生地了。」

他們談話時，惠霞始終沒有插嘴，沉默地坐在角落裏。阿才則靠在板壁上打盹，伸展着兩條腿子。

這是陰曆月初，外面沒有月色，在蝕骨的夜寒中，昆蟲佔有了整個森林。一片黝黑的夜色，使人感覺到一種壓力。

獵 虎 者
談話停止以後，老人沉默片刻，然後睜開眼睛來，向着四周望一望，說道：「時間不早了，趕緊睡覺吧，做甚麼事都需要精力的。」

阿才張起燈來，三個人向着房裏走。趙世琪把手錶脫下來，掛在身邊的一個釘子上，然後長長地伸一個懶腰，就在草席上坐下來。老人望着他們，心裏回想着自己年輕的日子。等他們躺下以後，老人忽然問道：「你們的槍法怎麼樣？」

「我的槍法不太差，劉世伯。不過我有一枝好槍，可以發四粒子彈。」

「那也不可靠，」老人說：「要知道老虎從一百碼以外的地方趕到你身邊，只是一瞬眼的工夫。」

不知甚麼緣故，每當有人說到老虎的威力時，趙世琪總是有點不高興。有時他在咖啡室裏與朋友談到獵虎的事，也常常發生爭執。

「我知道，劉世伯。」他說。

「在一百槍之中，你能打中幾槍？」

「我大概能打中九十九槍，這是指普通的情形而言。」

老人聳起眉頭來，說道：「前幾年我遇到過一個英國獵虎專家，在非洲獵過兩百八十頭獅子。據他說，一個與猛獸面對面的人，絕不許可放一下空槍的。即使你能打中九十九槍，也一樣不行，因為你不知道那百分之一的機會幾時出現。」

「我們有兩個人呢，劉世伯。」

「你們雖然有兩個人，可是還要鎮定才行。一個人要在幾秒鐘之內決定生死存亡的時候，鎮定就非常寶貴了。」

「我信任科學，我知道一枝連發四響的新槍，要比舊式的單響槍，多出三個機會來。當初我父親能有這樣的一枝槍，我相信他決不會失敗。」

「是的，他至少是個很鎮定的人。我記得有一次他在黑巷裏遇到兩把刀子和一條木棍，他還是很機智地把他們趕跑了。」

老人回房以後，房子裏變成漆黑一片，板縫裏有幾條光線透過來，在牆上移動着。老人在隔壁咳嗽，撞響着椅子，然後是老骨頭落在地板上的沉重的聲音。一會，牆上的光線不見了，一聲沉長的嘆息在黑暗中迴盪起來。

晚上，趙世琪的腦海裏縈迴着一大堆幻覺，使他不能入眠。睡在他左手邊的阿才，因為沒有太多的事須要思索，所以一倒下床就睡着了，打着沉重的鼻鼾，身上散發着汗水醃酵的氣味。

在附近的地方，梟鳥在振翅，嘩嘩地叫。根據古老的傳說，這些傢伙是與鬼為伍的。在牠們停留的地方，就有鬼在那裏徘徊。正如佷鬼跟隨老虎，吊死鬼跟隨黃鼠狼一般。在隔着一陣板的地方，有一隻不知名的虫豸在叫，那聲音好像廟堂裏的木魚一樣，非常沉着，也非常有規律。除此以外，就是一片虫海，好像下着陣雨似的。

獵虎者

突然之間，他腦海裏又浮現出一條血淋淋的腿子——一條十多年來常常想到和夢見的腿子。他拚命趕走這個恐怖的感覺，可是辦不到。

「爸爸，」趙世琪默默地祝告道：「我已經到這裏來了，請你保佑我吧！」

這件事發生在他七歲的那一年。有一天傍晚，他和母親正坐在廊簷下享受閒暇的時候，他父親的一個好朋友白雲波開着他父親的那架汽車回家來。他的母親以為丈夫回來了，便跑到停車的地方去迎接，那知走近一看，駕駛座上只坐着白雲波一個人。他的母親正在奇怪的時候，白雲波從汽車裏走出來，臉色非常陰沉，左眼角上染着泥污，身上髒得好像在地上打過滾一般。他站在他母親的面前，不安地抖索着嘴唇，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的母親立刻看出情形有點不對，焦急地問道：「他怎麼樣了？」

白雲波搖著頭，表情很痛苦。隔了一會，他終於斷斷續續地說道：「正陽，他；他；死了！」

他的母親一把抓住白雲波的手臂，兩個眼球突出來，以不信任的口吻問道：「你說什麼？」

「正陽死了。」白雲波重複了一句。

「他在那裏？」

白雲波指了指汽車的後座，說道：「他在那裏，不過你們最好不要去看。」

他的母親不聽他的勸告，馬上走到汽車邊，打開了車門。但那裏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個用芭蕉葉包裹着的東西，像一個抱枕那麼大。白雲波跑過去阻止，叫她不要打開那包東西，但他母親死命地掙扎着，把白雲波推得踉踉蹌蹌。最後，那個包終於被打開了，他們看見一隻血淋淋的腿子，還有一堆凌亂的肚腸。那隻腿子上滿佈傷痕，上面的血已經乾涸了，留在腳上的袜子染着山泥和血漬。他的母親看清了這堆東西以後，立刻就暈倒在地，後腦撞擊着地面……

從這件事發生到現在，已經十七年過去了，然而記憶始終沒有被時間沖淡。在許多個靜寂的夜晚，他都會想起父親的腿子來，甚至連做夢也看見。

趙世琪回到這裏的時候，忽然聽到幾聲沉長的虎嘯。這種聲音低沉而恐怖，好像追悼會場裏的音樂一般。趙世琪聽到這聲音的一刹那，彷彿覺得自己的肌動像螞蟥似的收縮起來，身子立刻有被拉長的感覺。可是過了一會，馬上又回復了原狀。而另一種強烈的復仇意志，慢慢地從他的血液裏升起來。他鼓勵着自己，喃喃地說道：「我不會怕牠，我決不會怕牠！」

這時，他聽見睡在身邊的阿才翻了個身，草蓆悉悉索索響着。

「阿才，阿才……」

他叫了幾聲，然而聽不到回應。他嘆了口氣，伸手到黑暗的角落裏摸索了一下，發覺那枝四稜的獵槍仍在原來的地方，這才安心地睡覺了。

早上，老者起身以後，就跑到後園去採了些成熟的木瓜和香蕉。回到家裏，他又輕手輕腳跑到趙世琪的房裏去看看。他看見他們睡得很熟，便不想去驚動他們了。在他看來，讓他們睡懶覺總比跑到森林裏去冒險好些。

惠霞一早就到半里路外去挑水，把門前的水槽裝滿了，然後回到廚房裏去做早餐。

趙世琪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升得高了。他想起自己要去打獵，連忙爬起身來，拍醒睡在身旁的阿才。這時，他聽到老頭子在隔壁房裏抽煙，一縷縷的煙從板縫裏傳過來，在陽光下面飄動着。

趙世琪朝着窗外望了一下，看見外面天氣晴朗，野鷓鴣在附近的地方啼叫。然而不知甚麼緣故，他對於獵虎的興緻已不及前一天濃厚了。如果當初的興緻也像今天這樣，他或許就沒有勇氣到森林裏來了。

他們走到隔壁房裏，看見早餐已經放在桌上，那是四個雞蛋和一碟油煎花生，另外還有幾片鹹魚乾。在桌子的角上，放着一大鍋飯。老頭子坐在靠門邊的椅子上，手上拿着一支快燃盡的煙，對趙世琪說道：「你們晚上睡得好吧？」

「我睡得不壞。」趙世琪回答着，就在桌子邊坐下來，望一望桌上的食物，說道：「劉世伯，你吃了沒有？」

「我吃過了，我已經做完許多事啦。」

趙世琪沒有好胃口，倒是阿才狼吞虎嚥地吃了幾碗飯。飯後，他們回到房裏去，取出獵槍來，把獵虎用的二號彈裝在槍筒裏。老頭子走進來看看，臉色陰沉地問道：

「你們今天就出去嗎？」

趙世琪望一望窗外，帶點猶豫的神色說道：「是的，今天天氣不錯。」

「太陽下面比較能看得清楚一些。」阿才插嘴道。

「你們需要我帶路嗎？」他說，聲調有點憂慮。

「今天我們不會到很遠的地方去，就在附近兩三英里之內走走——昨天晚上我聽到老虎在叫，大概就在北面不遠的地方。」趙世琪說，用手試着他的槍掣。

「好吧，」劉老頭說：「我聽說兩百碼是獵虎的危險距離，你們要把狗放在前面，並且要處處警惕才好。」

走出亞答屋，劉老頭帶他們到一塊空地上，把路指點給他們，然後又囑咐道：「你們向北走半英里，就應該小心了，要注意山岩和茅草，牠們永不會在樹林下面作巢穴。牠們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喜歡躺在乾涸的河床上睡覺，我會經碰到過兩次。」

惠靈聽到外面的聲音，就匆匆忙忙從廚房裏奔出來，沮喪地站立在門邊，一句話也沒有說。

趙世琪對劉老頭說了幾句話，就和阿才向着森林裏走，把兩隻獵犬遠遠地放出去。這兩隻有良好的家譜的德國種獵犬，是英國的一個樹膠商送給趙世琪的。在過去的兩年中，牠們只出獵過四次，每次都是追些兔子，山羊和麋鹿，所以還未見過大場面。這天早上，牠們雖然只吃了些拌着豬油的飯和洋芋，看來依然興緻勃勃，把鼻子趨到離地面一兩寸的地方，不停地竄來竄去，把柴草擠得沙沙地響。

趙世琪把槍柄握在手上，槍筒放在左臂的臂彎裏，以便隨時舉槍射擊。阿才手裏也拿着一枝雙筒獵槍，緊跟在趙世琪的後面。

這裏的樹林是非常茂密的，可是並不高大。趙世琪走在裏面，常常被樹枝擋住去路，須要用槍筒把它們擋在一邊才能通過。當他們停下來打量方向的時候，阿才向四周的柴草看了一下，神情緊張地說道：「少爺，如果牠們從我們身邊跳出來怎麼辦啊？」

「蠢才，牠們能逃得過狗的鼻子嗎？」

趙世琪雖然這麼說，心裏却想着同一個問題。他覺得在這樣茂密的柴草裏，可以躲藏幾百隻老虎，只要牠們够聰明，隨時都可以得到一頓豐盛的午餐。

那兩隻見獵心喜的德國狗，在一百五十碼以外的叢林裏鑽來鑽去。牠們那種原始的野性，分明被這個環境勾引起來了，正在那裏汪汪地狂吠着。

趙世琪停住脚步，心神不安地向着四周瞧。阿才也開始有點緊張，手指扣在槍機上，顫聲地問道：「狗在那裏吠叫，恐怕是看到了老虎吧！」

「胡說，如果有猛獸，牠們少不了會垂着尾巴逃回來的，還敢像這樣叫嗎？」趙世琪說。

他們向北面繼續走了一段路，叢林走盡了，在一塊開朗的灌木林邊，他們看到了一條乾涸的河床，大約有四五丈寬，陽光照地灰白色的石子上，顯得非常刺眼。趙世琪正在選擇途徑的時候，阿才忽然跳了一下，目光向着地上望。趙世琪走過去一看，見是一堆鹿骨，那兩隻長長的角就在不遠的一堆草上。

「拿好你的槍，」趙世琪說：「你千萬不能怕，現在不是害怕的時候。」

阿才點點頭，緊緊地握住了槍柄。

他們穿過那條乾河，向前走了兩百碼路，那裏的情形又有點不同了。茂密的茅草和羊齒類植物，擋住了他們的視線，看不見前面的路。在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一座隆起在茅草上的小土山，山上有幾塊黑色的大巖石，有兩所房子那麼大，聳立在土山的邊上，四周長着茅草。趙世琪明白已經離牠們的巢穴不遠，四周的氣氛更証明了這一點。他還沒有決定是否繼續前進的那一下，那

兩隻獵狗已逃回來，繞着趙世琪和阿才的脚咿咿嗚嗚地叫。牠們的那種垂尾乞憐的樣子，與剛才那種勇往直前的模樣比起來，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

趙世琪對於狩獵也有一些起碼的知識，他明白遇到這樣的情形，就表示附近藏着猛獸，至少是一隻斑豹或者大熊。他望着前面的那座山，有點躊躇不決起來。先前的那種勇氣，彷彿已經從他的身上慢慢地溜走了。

「少爺，那是去得的嗎？」阿才說，臉上顯出恐慌的樣子。

趙世琪猶豫了一會，說道：「我們決不能像這樣退回去。我想我們可以爬到前面的一棵大蠟上去，坐在那裏伺候牠。」

他們走不到五十碼路，就找到一株大樹，便循着寄生藤爬到樞枝上去。他們差不多費了十五分鐘的時間，才在兩丈高的樹枝上坐定。趙世琪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發覺從這棵樹上，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那座岩山就呈現在三百五十碼以外的地方。

「我們可以在這裏守候到一點鐘，如果牠們不出現，我們只好回去再說。」趙世琪說。

「好的，我現在已經安心一點了。」阿才回答道。

那兩隻獵犬看見主人上了樹，就在樹脚下抓來抓去，不安得咿咿嗚嗚地叫，好像也想上樹的樣子。

他們靜悄悄地坐在樹枝上，面對着那座山岩。這時候，趙世琪的思潮又起伏不定。他聽許多人說過，打老虎須要人多，至少也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所謂打虎不離親兄弟，也就是說要臨危不棄。當年他父親去打虎的時候，就是把朋友們的義氣估計得太高，才會遭遇到這樣悲慘的命運。據白雲波說，當他們五個人走近虎穴的時候，那隻雌老虎早就在山岩邊監視他們了。牠面對着五枝獵槍，沒有一點退縮的意思。那幾位朋友站在四百碼以外的地方，都不敢走近山岩。他的父親看見朋友們都有點畏縮，便獨自向着老虎站立的地方走近。他們沒法勸阻他，只好遠遠地跟在他的後面。當他走到距離老虎不到兩百碼的時候，便毫不猶豫地舉起槍來，向着老虎瞄準。那隻猛虎看到這種情形，便轉動着身子，低低地吼了一聲，然後又在原來的位置上站定。趙正陽手上拿的是一枝英國出品的單管獵槍，不適用來獵虎，可是他習慣了這枝槍，對它有點偏愛。而到了最後關頭，這枝獵槍終於陷害了他。當他的槍機拍的響了一下而沒有子彈射出來的時候，那隻憤怒的老虎怒吼一聲，跳下山岩，向着趙正陽撲過去。這時，如果那些朋友够鎮定，講道義，那末，即使是兩隻老虎，也有辦法對付。誰知其中的三個人看見老虎撲來，拔脚便跑，只有白雲波一個人，匆匆忙忙放了一槍，雖然這一粒子彈很可能打在趙正陽的身上。因為他看見老虎向他一撲以後，他就落地不起了。

白雲波沒有再作嘗試，因為他計算到切身的利害問題。他同其餘的幾個人退回到樹林裏去，

誰也不想出去看一看。不久以後，白雲波受到良心譴責，要求其餘三個人協助他，把他的屍體收回來，但也沒有人跟他去。這樣一直要到那隻老虎飽餐一頓離去以後，他們才敢到出事的地點去看看，結果只拾回來一隻腿子和一副肚腸。

由於事實的教訓，趙世琪的母親每當看出兒子要出去獵虎的時候，總是想替他找幾個獵虎的老手一起去，她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她知道獵虎專家看見老虎，正如普通的人看到貓一般，決不會發生逃走的事。可是在趙世琪的心理，認為一個人跟着幾個獵虎專家去打老虎，就顯得自己懦弱。因此，他現在既不要朋友，也不要獵虎專家，他只要一個陪伴的人就行了，即使他過去從來沒有放過一槍。

他胡亂地想着這些事，不覺已是中午了，抬頭望一望那座山岩，依然靜悄悄地躺在陽光下，沒有聲音，也沒有動靜。他伸展了一下發痠痛的腿子，便拍醒靠在樹枝上打盹的阿才，說道：「我們回去再說吧。」

七、

回家的路上，趙世琪覺得自己像一個打敗仗的將軍一般，不很情願回到亞答屋裏去。他過去把自己的勇氣估計得太高了，以為只要找到老虎的巢穴，他就可以利用他那枝連發槍，很輕易的

漸雪了父親的恥辱。現在他到了這裏，與現實面對面，就知道一個人在作生命冒險的時候，總會有點畏縮不前。

「少爺，我們下午還要來嗎？」阿才問。

「我不知道，回去再說。」

「少爺，我早知道我也不是個大胆的人，我一定會替你找幾個幫手，我的叔叔曾經打死過一頭老虎，是用一枝很舊的獵槍打的。」

「你說這些話做什麼？你只要跟着我就行了。」

他們回到亞答屋前那片空地上時，惠霞已經聽到了腳步聲，便從窗口探出頭來看看。

「啊，你們回來啦。」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聲調帶點興奮的神情。

隨着，劉老頭出現在大門邊，笑瞇瞇地說道：「你們看到那座山岩嗎？」

「看到了，」阿才搶着說：「我們不敢走近呀！」

趙世琪望了阿才一眼，把槍取下來。

炊煙從亞答屋的頂上嫵嫵地升起，做菜的香味一直傳送到曠地上來。

劉老頭向大門裏望一眼，對趙世琪說道：「阿霞今天到鎮上去過了，帶了些新鮮菜回來。」回到屋子裏，午飯已經準備好了，桌子上放着五個菜，一大碗熱騰騰的鷄湯上露出兩條鷄腿

趙世琪望着這些散發着香氣的菜，忽然覺得饑餓難熬。

「我們先坐下來吧。」劉老頭說。

「惠霞妹還在忙什麼？」

「她一會就來了。」

惠霞從廚房裏走出來，臉上挂着一絲微笑。她這一天看得出曾經打扮過，頭髮梳得整整齊齊，還看得出梳子的紋路。她身上穿的是一套藍色紅花的短衫褲，燙得很平直。腳上是一雙印度式的薄底拖鞋，露出一對白淨的腳。

「惠霞妹，你忙了一個早上了吧。」趙世琪說。

「我們這裏是小地方，買不到好東西。」她謙遜着說。

「我們家裏三四年都沒有來過客人了。」劉老頭說。

「你記錯了，爸爸，」惠霞說：「我記得有七年了。自從那年我舅舅來過以後，一直就沒有客人來過。」

劉老頭眯着眼睛想了想，點點頭說：「你大概比我記得清楚些。」

這一頓飯，使趙世琪吃得非常開懷。在他的記憶中，他已經有好幾年沒有吃到像這樣有滋味的飯了。他過去雖然是高尚飯店的常客，然而那些飯店廚子做出來的菜總是一個味道，久而久之

也就生厭了。而這一頓飯，全然是家庭風味，一個對烹飪有教養的巧手所做出來的特殊口味。

吃過飯，差不多兩點鐘了，陽光把人照得昏昏欲睡。阿才第一個進房睡覺。劉老頭也有在飯後打一下盹的習慣。惠霞在廚房裏忙着收拾，所以房裏只留下趙世琪一個人了。他靠在椅背上，迷迷糊糊地假寐了片刻，可是耳朵邊始終聽着廚房裏發出來的聲音，腦海裏也浮動着那套藍底子，粉紅色花紋的衣服。

幾隻長腳烏蠅在他的臉上撲來撲去，鬧得他很不安寧。一會，他微微地睜開眼睛看看，發覺地板上有一對腳，便抬起頭來。

「趙先生，你不睡一會嗎？」惠霞站在遠遠的地方問。

「哦，我只要休息一下就行了。」

惠霞想回房的時候，趙世琪說道：「惠霞妹，坐下來陪我談談天好嗎？」惠霞帶點侷促的表情，默默地走到側邊的椅子上坐下來。

「惠霞妹，你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他的目光落在她衣服的花紋上。她臉紅了，低頭望着自己的一對足。她說：「我能給你什麼好印象呢？」

「一切印象都是好的，甚至，你衣服上的花紋。」

惠霞漲紅着臉，偷偷地瞧自己的衣服。

「爸爸說我很鄉氣。」她說，望了他一眼。

「你覺得鄉氣不好嗎？」

她搖搖頭，說道：「我不知道。」

趙世琪沉默了一會，忽然說道：「等我回去以後，我來接你們到我家裏去玩玩好嗎？」

「爸爸捨不得這所破房子的。」她怒了下嘴，表示輕蔑自己的家。

「我會勸他的。」

惠霞自從跟着父母來到這地方以後，就很少有機會到熱鬧的地方去。他們要買些日常用品，也常常由她父親到三英里以外的小市鎮上去購買。有時劉老頭事情忙，惠霞才有機會到市鎮上去。不過她在那裏只認識幾個巴剎裏賣小菜的人，其中最熟悉的，要算那個賣豬肉的客家人了。惠霞每次都要趁着上鎮的機會，到幾家店子裏去走一走，看看有沒有新到的花布，以便替已買一塊布料，也好回去裁裁剪剪，消磨一些日子。有時，她也會帶幾瓶搽臉的米粉或口紅之類的化粧品回去，雖然森林裏並沒有人欣賞她的美麗。

惠霞的生活是相當寂寞的，她除了父親以外，很少看到別的男人。偶爾有一兩個人跑來做生意，也不會逗留得很久。劉老頭對於女兒的婚事，並不是不關心，而是無能為力。有幾次，他跑到城裏去看親戚，託他們替惠霞物色一個丈夫，可是事後都沒有甚麼消息。去年七月裏，劉老頭

叫女兒到那個住在太平的姨媽家裏去玩，希望她能藉這個機會找到一個男朋友。然而她在那裏玩不到三天，就埋怨着回到家裏來了，說她過不慣鬧市裏的生活。劉老頭想起女兒的年紀，就覺得心焦，他說：「阿霞，你今年二十二歲了，你知道一個人有幾個二十二歲嗎？」

「爸爸，你不要管我，我不會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的。如果有一天你有三長兩短，身邊連一個人也沒有，不是很笑話嗎？」惠霞說。

「你怎麼能管得了這麼多呀！我有一天死了，少不了有人會知道的。」

每次說到這裏，惠霞不是蒙着臉哭起來，就是負氣躲到房裏去。因此，惠霞的婚事無形中就被擱置了。

這一次，趙世琪出現在她面前，惠霞立刻就對他有了好感。在她的記憶中，這座森林裏從來沒有出現過像趙世琪那樣的一個青年。過去到這裏來收香蕉和買花生的人，不是一些中年人，就是一些土裏土氣的小伙子，惠霞連多看他們一眼的興緻也沒有。

前一天晚上，她沒有好好睡覺。她聽見趙世琪翻來覆去和嘆息的聲音。她暗暗地有着一個願望，希望他這次出獵平安，並且不會很快就厭棄這個地方。所以晨曦剛照進茅屋裏，她就起身了，先到森林邊的山澗裏去挑了幾担水回家，然後動手做早餐。當她拿着籃子上巴利的時候，趙世琪還在那裏做好夢呢。

吃過晚餐，大家坐在一起談天，劉老頭講到他年輕時同趙世琪的父親所過的放蕩生活。每當說到得意的地方，他彷彿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輕的時光，興緻勃勃地談着，或者縱聲大笑，拉着衣角擦眼淚。趙世琪非常灌注地聽他的談話，裂開嘴笑。在燈光幽暗的一角，惡靈靜靜地坐着，臉上挂着一絲微笑。有幾次當她發覺趙世琪的目光注視在自己的臉上時，就會忸怩得低下頭來，或者移動放在身邊桌上的幾隻杯子。

時間在漫談中過着，森林裏的夜晚發出沁人的涼意。後來，劉老頭的煙葉燃完了，咳嗽隨着低沉的嗓音而來時，手錶已指着十點半了。劉老頭站起身來，正要囑咐大家回房睡覺，突然又呆住了，同時作出靜聽的樣子。其餘的人都跟着靜下來，帶着嚴肅的表情諦聽着。

在遠處的地方，傳來幾聲虎嘯，聲音低沉而恐怖。

「把狗放進來吧，不要引誘牠。」劉老頭說。

惠霞走過去打開大門，兩隻獵狗衝進來，舉動看得有點緊張。趙世琪俯下身子拍拍他們的頭，叫牠們在屋角躺下來。

第二次虎嘯聲傳來時，趙世琪頓時顯得神情緊張起來，一面向着房裏走，一面說道：「我在

獵虎者



「你不可失手啊，否則牠會從窗口跳進來的。」

窗口等着
牠吧！」

劉老

頭躊躇了

一下，說

道：「我

的破屋子

不是很好

的庇護所

，牠很可

能撞開我

的窗板。

趙世

琪已經把

獵者

獵槍拿出來，表情很嚴肅。劉老頭望了他一會，然後說道：「你自己打定主意吧，我覺得外面太暗了，沒法看清楚。」

這時，虎嘯的聲音已愈來愈清晰，彷彿就在森林的那一邊。劉老頭聽了一會，便對趙世琪說道：「到這裏來吧，如果牠朝這個方向走，一定會從西面的窗口經過。」

趙世琪推開窗子，伸頭到窗外看了一下。他發覺外面只有一點稀微的月光，勉強辨認得出幾株粗大的樹幹，其餘只是一堆堆的黑影。

「你可不能失手啊，」劉老頭說：「否則牠會從窗口跳進來的。」

「我們有兩枝槍，可以發六粒子彈。」趙世琪說。

過後，他和阿才就在窗口伺候起來，把槍管伸到窗子的外面。劉老頭和惠霞站在靠牆的地方，觀看着動靜。

他們像這樣守候了一個鐘頭，虎嘯的聲音漸漸沉寂了，只聽得見一片蟲豸的叫聲。趙世琪索性地回過來，把槍靠在牆上，噓了口氣說：「牠不會來了。」

「牠們是很機警的。」劉老頭說。

阿才順手關好了窗子，呆呆地站在那裏。

「劉老伯，」趙世琪說：「老虎的確比人強些，即使我們拿着槍。」

「不錯，這裏本來是牠們的天地，」劉老頭說：「你們明天走的時候，是不是要帶些小野獸回去？」

趙世琪立刻顯出驚訝的樣子，說道：「我不回去，也不獵小野獸，我要去搗牠們的巢。」

「這樣做對你並沒有好處，」劉老頭憂戚地說：「你知道老虎除非射中要害，否則就有時間把放槍的人殺死。有時牠倒在地上，還能夠跳起來抓人呢。」

「我有許多機會，」趙世琪固執地說：「我相信我會把牠們打死的。」

「可是這只老虎與咬死你父親那一只，可能沒有絲毫關係。」

「我不管這些，我說過我要打死一只老虎才回去的。」

惠霞把身子靠在柱子上，一句話也沒有說。

最後，劉老頭終於又讓了步，說道：「那末，時候不早了，大家早點休息吧。」

九、

劉老頭起得很早，獨自坐在門外吸煙。惠霞從窗口看見父親已經起床，就匆匆忙忙跑到廚房裏去做早餐去了。

趙世琪從夢中驚醒過來，看見獵狗坐在枕頭旁，再看一看自己的身邊，阿才像懶豬似的躺在

地板上，便用腳踢了他一下。

趙世琪剛從蓆子上坐起來，忽然發覺有點頭暈，用手摸一下額頭，也覺得有點燙手。

「阿才，你來摸一摸我的額頭，我好像在發燒。」他說。

阿才走過去摸了一下，說道：「一點不錯，你在發燒。」

趙世琪想站起身來，可是走不到兩步，便又躺了下來，焦躁地說道：「真糟糕，我怎麼會生病的呢？」

「恐怕是昨天受了驚嚇的緣故，」阿才說：「去年我從椰子樹上跌下來，也發了好幾天燒呢。」

趙世琪聽了這句話，立刻把臉沉下來，說道：「胡說！我何嘗害怕過了。我只是喝了不乾淨的山水罷了。」

「山澗裏的水我也喝了，可是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兩樣。」

趙世琪憤怒地從地上拾起一只鞋子擲過去，落在阿才的肚子上。「阿才知道事態嚴重，便躲到角落裏去了。」

劉老頭在隔壁聽到鞋子落地的聲音，便走過來看看。當他看到趙世琪躺在蓆子上，知道情形有些不對，便問道：「世琪，你怎麼啦？」

「不知甚麼緣故，我有點發燒。」

「哦，發燒沒有關係，大概晚上着了涼，等一會我叫阿霞替你煮碗薑茶吧。」

整個上午，趙世琪只能躺在床上，阿才則到附近的樹林裏去獵雀鳥去了，槍聲不時從森林裏傳過來。劉老頭本來有許多工作要做，但他只到園子裏去巡視了一下，就回來陪伴趙世琪了。當他談到出獵這件事的時候，他說：「世琪，我像你那種年紀的時候，也是非常要強的。有一次爲了一個賣笑的女人，居然同一個私會黨毆鬥，我明明看見他手上拿着雪亮的一柄刀子，還是有勇氣衝過去，把他打倒在地上，而我自己也受了兩處刀傷。直到現在，每逢陰天就會痠痛。」

「我很願意聽你的勸告，劉世伯。只是我立下這個誓願已經許多年了。即便我現在聽你的話回去，將來還是要反悔的。」

「聽我的話，病好了就回家去吧。我老實告訴你，同猛獸搏命是沒有好處的，誰也不敢說一定能夠勝牠們。」

「這個我也明白。」

「同時，你還得替你母親想一想——你不是個很孝順母親的人吧？」

「你說得不錯，劉世伯，我常常使她失望。」

「回去吧，安安靜靜地過一生。」



○來藥的濃很得熬碗了端霞惠

惠霞端了一大碗熬得很濃的薑茶來，劉老頭就勸他趁着溫熱的時候吃下去，以便把身上的那點風寒驅出來。

吃過中飯，劉老頭到外面去了，阿才坐在屋後的樹蔭下乘涼。這一段時間，趙世琪感到非常寂寞。他癡癡地想着許多快樂和憂傷的往事。他記

得最近這幾年來，從未有過像這樣沉靜的日子；靜得能注意到太陽影的移轉，聽到自己脈搏的跳動。

他正在如此想着，忽然看見門邊一閃，剛要回頭看一看清楚，那半個身子已經縮回去了，只能看得見那條有黑色條紋的裙子和一隻穿平底木屐的脚。他來不及思索，就冒叫道：「惠霞妹，那是你嗎？」

那個身影又出現了，臉上有點忸怩不安。

「爸爸不在這裏嗎？」她用這句話來掩飾內心的不安。

「他不在這裏——進來坐坐好嗎？」

她望一望四壁，走到距離床邊六尺遠的地方。

「你覺得舒服一點嗎？」她問。

「好得多了——你把薑熬得好濃啊。」

她笑起來，低下頭去玩自己的手指。趙世琪發覺她染了指甲，而前一天晚上還不會染上。

「惠霞妹，你常到城裏去嗎？」

「我很少到城裏去，」她搖搖頭說：「我住在這裏不方便進城。」

「你一定要答應同我一起進城，我會陪你到許多好玩的地方去。」

在第三天的深夜裏，劉老頭聽見隔壁有叫嚷的聲音，抬起身子來聽了聽，好像是趙世琪在同另一個人吵架。

「那粒子彈害了他……我爸爸是英雄……」

劉老頭立刻從床上爬起來，點上了煤油燈，走到隔壁去看看。燈光把那間屋子照亮以後，他看見趙世琪在床上翻側着，好像夢魘一般。他走過去，輕輕地叫道：「世琪，世琪……」

趙世琪發出一聲豬叫似的聲音，立刻驚醒過來，惺惺忪忪望着那盞油燈。

「你做了惡夢嗎？」

趙世琪坐起來，回憶着方才的夢境，心裏還有點憤怒。

「沒有什麼，劉世伯，你去睡吧。」

劉老頭剛轉過身，看見惠霞走進來，兩隻手還在摸索着衣鈕。

「什麼事啊？爸爸。」

「沒有什麼，世琪做了個惡夢。」

劉老頭和惠霞出去以後，房裏又被黑暗佔據了。

趙世琪躺在床上，回憶着剛才的夢境。然而這是一個舊夢，困擾他已經十年了。記得他讀初中三年級的時候，班上有一位姓陳的同學，他是他們的班長，趙世琪則是副班長。趙世琪對於屈

居在他之下，一向認爲是一樁奇恥大辱。後來，他們兩個人都愛上了一個姓許的女孩子，彼此鉤心鬥角。有一天，當趙世琪同愛人走在街上的時候，被那個姓陳的同學看到了，便追過馬路來，阻住他們的去路，指着趙世琪的鼻子說道：「你算得什麼，敢搶我的女朋友，你只是多幾個臭錢罷了！」

「你想同我決一下雌雄嗎？」趙世琪勒着衣袖準備打架。

「不要耀武揚揚，你是隻無胆獅子。你父親下葬的時候只有一條腿子，連屍骨都不全！」趙世琪本來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以報復這種侮辱，可是有一個警察已經巡視到他們身邊，

他只得把這心頭的怒火按捺下去。然而使他痛苦的並不止此，而是他的愛人竟被這個情敵搶去，日後還結了婚。他每次在街上遇到他們，看見他們兩個人的親密情形，心裏就痛苦得像有什麼東西在啃蝕他一般。而這個晚上，同樣的夢境又出現了，同是那個人，同是那幾句話。趙世琪回憶到這裏，再也睡不着了。他從床上爬起來，推開後窗，站在那裏思索起來。他的思潮起伏着，他彷彿看見那張譏笑的臉對着他，說着同樣的幾句話：「不要耀武揚威，你是隻無胆獅子，你父親下葬的時候只有一條腿子，連屍骨都不全！」

這時，趙世琪突然猛擊一下窗櫺，說道：「看我的吧，看我的吧……」

早晨，趙世琪起床以後，就去檢查自己的獵槍，劉老頭在隔壁聽到聲音，就進去看看。

「你們打算今天回去？還是再休息幾天？」他問。

「不，劉世伯，我不想空手回去。」

劉老頭聽了他的話，吃驚得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他才冷冷地說：「我知道我沒法子勸你了。不過我不得不告訴你，我在昨天晚上做了個惡夢。我夢見有人抬着一具棺材，跑去一問，說是我最親近的一個人死了。我正要問個明白；就這麼醒過來了。」

「劉世伯，我也做了一個惡夢，不過這夢已經做了好幾十次了——我不能長此屈辱下去。」

「你既然決定去，我也不想阻攔你了，不過你要處處小心，千萬不可大意。」

早餐桌上，每個人的心裏都很沉重，所以差不多沒有說什麼話。飯後，趙世琪和阿才灌了兩壺水，就背着槍出發了，劉老頭站在大門邊目送着他們。惠霞見到這種情形，對她的父親說道：「爸爸，你不能再勸勸他嗎？」

劉老頭搖晃着他的腦袋，說道：「不必了，他是個固執的人。」

趙世琪在進入森林之前，回過頭來向惠霞揮一揮手，就鑽入叢林不見了。隔了一會，他們聽到一陣狗吠的聲音，從樹林裏傳出來。劉老頭嘆口氣，回頭望一望女兒，發現她的神色有點不對，便問女兒道：「世琪同你談了些什麼？」

惠霞搖了搖頭，一句話也不說，就哭着跑進屋子裏去了。

劉老頭明白過來，隨即回到家裏，捲了一支煙，靜靜地吸起來。吸完煙，他又喝了杯茶，然後默默地走到房間的一角，取起他那把防猛獸用的鐵叉，用力在地上按了幾下，就出門去了。可是走不到幾步，忽聽得惠霞在後面叫道：「爸爸，你……你……」

劉老頭揮了下手，什麼話也不說，就向着樹林裏走去。

十二、

趙世琪和阿才到了前一次守候過的地方，又有點趑趄不前起來。他在作了一番深深的考慮以後，就叫阿才帶着狗到山岩附近去察看，但阿才死也不肯去，說會被老虎抓去。趙世琪告訴他，假如老虎出現，一定會先去追狗。何況狗在聞到老虎的氣息之前，少不了會退回來的，但他還是不肯去。趙世琪看見阿才不肯前去，只好壯起胆子來，把兩隻狗驅在前面，向着山岩走去。

趙世琪緊握着槍，向前走了大概五十碼路，那兩隻機警的獵狗就逃回來了，在主人的四周打着圈子。趙世琪雖然有點胆怯，然而他被痛苦的記憶和前一天晚上的夢境鼓勵着，所以有勇氣繼續前進。

風向是從山那邊吹過來的，把四周的一大片茅草吹得倒來倒去。趙世琪朝後面望一望，看



。索搜上巖山着向，住站刻立琪世趙

見阿才依然站在原來的地方，並沒有跟上來。但他早就不認為他是個助手了，所以不再要求他的幫助。他又前進了五十碼，情形就有點不同了。從迎面吹來的風中，可以聞得到從獸穴發出的臊臭。而這種惡

臭，他曾經在動物園裏關老虎的地方聞到過。

趙世琪站住了，計算着距離，他發覺從他站立的地方到山岩邊，還有兩百五十碼光景。這個距離以獵虎來說，已經是很近了，因為獵人通常都在四百碼之外打老虎的。可是他不前進，獵狗就不敢走近去。還有，站在原來的地方看不到山岩附近的形勢，而且也沒有樹木可以隱蔽。

他抬頭一看，在離山岩左面一百二十碼的地方，有三棵大樹，可以用來躲藏。那地方距離山岩雖然太近了一點，但可以隱蔽身子，要比站在曠地上強得多。他打定主意，就朝着那三棵樹走去。然而還走不到二十步路，突然聽到一聲老虎的吼叫。趙世琪立刻站住，抬起頭來往山岩上搜索。這時，他看見一隻巨大的老虎，正站在一塊小山岩的上面，半個身子被岩邊的茅草遮住了。趙世琪雖然有點驚慌，但他知道老虎站在那裏只是警戒而已，決不會撲過來咬人。除非牠曾經嘗到過人肉的滋味。

趙世琪站在那裏，弄得進退兩難。如果他繼續前進，那隻老虎很可能先發制人；如果牠退回來，也容易引起老虎的殺機，使牠追趕上來。在這樣尷尬的情況之下，趙世琪只得準備好他的槍，監視着老虎的動靜，正如老虎監視着他的動靜一般。

劉老頭趕到那裏時，看見阿才橫着槍站在那裏，心裏覺得很奇怪，便遠遠地叫道：「阿才！」阿才驚得跳起來，把槍口朝着劉老頭，以為有甚麼意外。

「少爺在甚麼地方？」劉老頭問。

阿才向着前面指了一下，說道：「那不就是他嗎？」

劉老頭看見他獨自走近虎穴，不覺大吃一驚，對阿才說道：「胆小鬼，你爲什麼不去幫他？」

劉老頭從後面追上前去，阿才只好跟着他。

他們距離趙世琪大約有兩百碼那麼遠，所以當他們還未走完一半路程的時候，趙世琪已經舉起獵槍，準備射擊了。劉老頭知道事態很嚴重，因爲沒有一個狩獵的人會像這樣逼近老虎的。

劉老頭正要上前阻止的那一秒鐘之內，忽聽得一聲洪亮的虎嘯，接着是一聲尖銳的槍聲。劉老頭已趕到五十碼遠的地方，所以清清楚楚地看見那頭猛虎越過三四丈高的空間，向着趙世琪撲過去。趙世琪雖然還想射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他差不多連躲閃的機會都沒有，就拿槍尖去抵擋老虎的撲擊。當然，要以一個人的體力阻擋一隻四百磅重的野獸，其命運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就在這頃刻間，趙世琪已仰跌在地上，拼命用槍桿去阻擋那一對在幾秒鐘之內就能取他性命的利爪。



。去刺胸前的虎老準對就，前之穩站子身把未還他在

劉老頭大叫一聲，一個箭步跳上去，在他還未把身子站穩之前，就對準老虎的前胸刺去。老虎受了這一刺，憤怒地吼叫起來，舞着前爪要撲劉老頭，只是那個鐵叉深深地刺進了胸膛，所以無法抓到他。劉老頭死死地抵住老虎的衝力，想要把他按在地上，然而他的氣力不足以制服牠。他支持了大約半分鐘

之久，那條腐朽的叉柄終於在中間的地方折斷了，發出一聲破竹似的聲音。老虎乘着這個時機，一下撲到劉老頭的身上，憤怒地吼叫着，用前爪撕着劉老頭的胸膛和肚子。等到負傷的趙世琪從地上爬起來拾槍的那一下，老虎已經傷重倒下了。躺在地上的劉老頭，舉起兩隻抖顫的手，眼睛和嘴睜得大大的。趙世琪看到這種情形，用慟哭的聲音大聲叫道：「劉世伯，劉世伯……」

劉老頭轉動着眼珠，噙動着嘴唇，迸出幾個字來：「我的……一生……過……過完了，把……把我……埋……在……屋後，老……妻……的……的墳邊……」說完，他的兩隻手臂像枯枝一般落下來，眼睛向上翻了幾下，就此闔上了。

趙世琪用手撫着自己的傷口，跪在屍身的旁邊，哀聲地痛哭起來。

這樁慘事發生的前後，計算起來還不到五分鐘工夫。阿才雖然目擊這次慘酷的兇殺，但始終沒有胆量來協助。他一直躲在遠遠的一簇灌木的後面，希望自己能够幸免。直到事情已無法挽救的時候，他才敢走近來看看。

十四、

趙世琪正在慟哭的時候，惠霞已從遠遠的草叢裏奔過來了，手裏拿着一把斧頭。她急沖沖跑近的那一下，看見阿才站在那裏，以為他們都平安。一直要到她看見自己的父親滿身血污地躺在

草堆裏的時候，才大叫一聲，撲倒在屍身上。

「爸爸，爸爸……我叫你不要來的呀！」

「惠霞，我對不起劉世伯，他是爲我而死的……」趙世琪叫嚷着，抓着自己的頭髮說。

惠霞抱着父親的屍體，一個勁兒地哭，身上沾染着鮮血。

那只老虎躺在劉老頭腳邊三尺遠的地方，胸口插着半截鐵叉，死得非常安閒。

太陽晒在沒有遮掩的荒地上，發出耀眼的光輝。趙世琪開始有些支持不住，便躺倒在草地上了。

惠霞正哭得昏昏陣陣，抬頭看見趙世琪倒在在地上，這才看見他的上衣滲透了血。從襯衣的裂口，可以看得見一條條的爪傷。她歪歪斜斜地站起身來，看見阿才站在那裏，方才有氣無力地說道：「快到我這裏去，把梯子和草蓆拿來。」

阿才早就被這件事嚇昏了，現在聽到惠霞的吩咐，方才醒悟過來，匆匆地向着樹林裏奔去。

十五、

兩個鐘頭以後，惠霞在家裏替趙世琪包紮傷口。他咬着牙關，轉動着身子，哀傷地呼喊着。

「劉世伯，我害死了你……」

在不遠的地板上，那張吃飯桌子的旁邊，躺着劉老頭，他的五條肋骨已經斷了，像象牙那樣露出來。那隻右手的手臂，有一塊皮從肩膀一直撕到手肘的附近。他的右臉和頸子，也都血肉模糊。

惠霞替趙世琪包紮好以後，就站起身來，把兩隻被血腥味引動得唾涎的狗驅逐到門外，然後拿了一塊破爛的油布，覆蓋在父親屍體上。這時候，她又突然悲從中來，跪在旁邊的地板上哭泣着了。

趙世琪的胸脯和右臂上的抓傷，正在劇烈地疼痛着。他感到強烈的口渴，便睜開眼睛，勉強地抬起身子來。

惠霞走過去，把他按在地上，叫他躺下來。

「惠霞，給我一杯水……」他說。

惠霞倒了杯水，扶正他的身子，讓他把水喝下去。在躺下去之前，他伸手抓住惠霞的手臂，竭力地隱忍着傷口的劇痛，對她說道：「惠霞，告訴我，我們真的發生了慘事嗎？劉老伯真的死了嗎？」

「躺着吧，阿才快要回來了。」她說。

「哦。」他放開手，失望地躺下來，渾身都抖顫着。

阿才到鎮上去找幫手已經一個多鐘頭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趙世琪躺在地板上，眼睜睜地望着屋頂，喃喃地自語着：「劉老伯，你說得對，這裏是牠們的世界……我們在牠們的爪子和牙床下只有發抖的份兒……我承認我當時是發了抖，沒法打中牠

……」

「安靜一點吧，好好地躺着。」惠霞說。

「惠霞，趙世琪熱烈地叫道：「跟我一起走吧，不要住在這個鬼地方了。」

惠霞聽了這句，似乎想哭出聲來，然而却竭力地忍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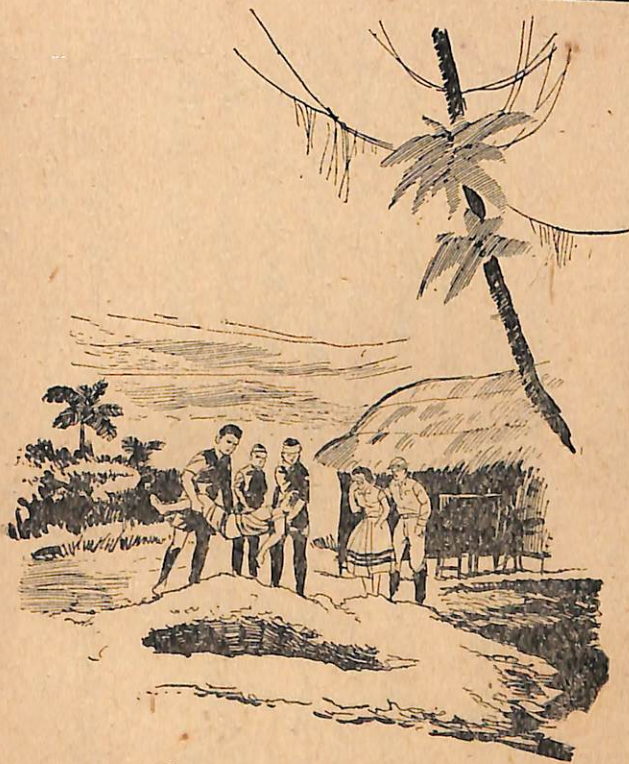
天氣非常熱，外面是一片蟬鳴的聲音，獵狗在門外煩躁地啾鳴着。

劉老頭躺在地板上，表情十分安詳，正如他活着的時候一般。他那雙露出在油布外面的赤腳，可以看得出他的一生是怎樣渡過的。前些日子，惠霞替他從城裏買回來一雙廉價皮鞋，他也捨不得穿它，但現在再也沒有機會穿了。

兩點多鐘，阿才回來了，後面跟着四個人，抬着一具粗糙的棺材。他們在門前把棺材放下的時候，惠霞跑出來，當她想到父親終於要裝在這個木箱裏，從此長埋地下的那一下，不覺又嚎啕起來。

獵 虎 者

「劉大姑，時間不早了，我們還要趕路呢！」阿才說。



。走外門着向，櫃屍的血滴具那着拾工件個幾

惠霞醒覺過來，對站在門前的幾個仔工說道：「你們進來吧。」

惠霞在一隻破舊的箱籠裏掏着，把父親生前愛穿的幾套衣服拿出來，兩套作客時穿的衣服也放在一起。當她看到那雙還不會穿過的皮鞋時，便把它貼在自己的臉上，心裏難受得像窒息一般。隨後，

她把它放在衣服上面，把阿才叫到房裏來，說道：「把這些衣服拿出去，叫他們把我父親身上這衣服換一換。」

二十分鐘以後，阿才跑進來通知，說是一切都已準備，現在要成殮了。

惠霞走出去，幾個仵工已抬起那具滴血的屍體，向着門外走。惠霞大叫一聲，趕去扶住父親的頭。

「爸爸，你留下我，叫我怎麼過活呀！爸爸！」

躺在房裏的趙世琪，聽到尖叫的聲音，忽然一陣心血狂湧，便從地上掙扎起來，踉踉蹌蹌地奔出去，一直擠到仵工的中間，頓聲地說道：「劉老伯，劉老伯！我害死你！我害死你！」

這時，劉老頭的屍體已經放進了棺木，兩個仵工把啼哭的惠霞和趙世琪推到一邊，另外兩個人把棺材蓋上了。

阿才想跑過去攙扶趙世琪，但被他推開了，他瘋瘋癲癲地叫道：「替我拿槍來，我要報仇！」

「少爺，老虎早就打死了。」阿才說。

他清醒過來，向左右望了一下，看見惠霞靠在水槽邊，便走過去，說道：「惠霞妹，我是個懦夫，我甚麼也担擋不起，我只是自大罷了！」

惠霞看見趙世瑛站在面前，一把抓住他，說道：「你出來做什麼？」

「惠霞，我給你帶來災難：天大的災難啊！」

惠霞和阿才扶住他，把他推到屋子裏去了。

件工在屋後挖好了墓穴以後，就把棺材抬去埋葬了。從劉老頭停止呼吸到下穴，只有短短的八個小時。當然，惠霞把父親的喪事舉行得如此草率，完全是因為這地方太荒僻，找不到人手的緣故。

六點左右，一切都安頓好了，惠霞叫件工用木棍做了一副担架，好讓他們把趙世瑛抬到醫院裏去。可是當她去叫趙世瑛趕路的時候，他淡然地望着她，說道：「惠霞妹，如果你不走，我是決不會離開這裏的。」

「我要在這裏守孝，你先走吧。等我想清楚了以後，我會通知你的。」

「不，我不走。」

「你不是要到醫院裏去嗎？」

「我可以先回家去。」

「我怎能像這樣到你家裏去呢？」

「惠霞妹，我愛你，我深深地愛着你，我不願離開你。」

惠霞擦着眼淚，輕輕地噓口氣，說道：「是因為可憐我孤單嗎？」

「不，惠霞，我本來打算獵虎回來就同你求婚的。」

「可是你對我知道得很少。」

「我還須要知道什麼呢？我們不是相處得很好嗎。」

外面那幾個伴工鼓噪起來，因為他們要在入黑之前趕路。惠霞猶豫不決，只是不停地啜泣。這樣又過了一會，她終於說道：「好吧，我現在先陪你到醫院裏去。不過等你病好以後，我要回來守四十九天的孝。」

「我會回到這裏來陪你的。」

惠霞站起身，草草地收拾了一下，就走出大門來。當她要把鎖掛到鐵扣上去的時候，忽然又伏在門上大哭起來。

趙世琪從担架上走下來，默默地扶着愁慘的惠霞，把她帶離了這個生活過十六年的家。

趙世琪坐上担架，回頭望一望這所亞答屋和旁邊的那堆黃土，腦海裏就浮現起劉老頭的慈祥的影子。

在夕陽的餘輝裏，担架起行了，獵狗走在遠遠的前頭。在担架的後面，跟隨着蒙着鼻子慈威的惠霞。阿才走在最後，肩上荷着三枝獵槍，帶着困乏的步態走着：

贈 / 日期： OCT 1988

獵 虎 者

走了。」

這時，在那個屬於大自然的森林的深處，恍惚可以聽得到這樣的一種聲音：

「自大的人呵！你爲着消除一個悲苦的記憶而來，而現在，你却帶着另一個更大的悲苦記憶走了。」

夕陽照着一座寂寞的亞答屋，也照着新的墳丘！

一九〇八年八月初版

◀ 版權所有 ▶

蕉風讀者

購 書

優待券

有效期間

八月一日起至一月一

本刊優待讀者，下列兩書照原價減售兩角。

草原的春天（短篇小說集）黃崖著
原價八角（凡剪寄優待券者，只需寄郵票六角。）

鼓浪嶼之戀（長篇小說）黃思騁著
原價八角（凡剪寄優待券者，只需寄郵票六角。）

蕉風叢中短篇小說選

獵虎者

作者：黃 思 騁

出版者：蕉 風 出 版 社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承印者：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發行者：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Rm. 702, 7th Fl., Y. L. Lee Bldg.,
Mountbatten R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